



观音堂惨案： 一场仇恨与泪水交织的梦魇

□本报记者 杨元琪/文 彭程/图

观音堂是宝丰城西约30公里伏牛山东麓的一个山村，因村西有观音庙而得名。观音堂前灤石河，四面环山，后山头上有座石寨，居高临下，地势险要，在旧社会是附近百姓防匪避乱的要塞。1944年5月10日（农历甲申年四月十八日），侵华日军在这一带屠杀中国人民和国民党部队官兵近400人，烧房百余间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。时隔71年，记者再次来到观音堂，为您掀开这沉重的一页。

武装抵抗引来疯狂报复

7月17日，天空阴沉，小雨下下停停，翻山越岭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，记者来到宝丰县观音堂林站。林站入口处是一道深沟，下面杂草丛生，乱石密布，溪流顺势而下。“这道沟就是石河，当年堆放尸体的地方就在下面。”观音堂林站文化站站站长赵保国说。记者探出头看了一眼，身上一颤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44年4月，侵华日军发动了“豫中战役”。5月6日下午，日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师团原襄城攻击队泽野大队侵占宝丰县城。这时，从禹县、郟县一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所辖的十二军、十三军和二十九军迅即向宝丰西部观音堂一带山区撤退。地方上不少官绅大户携带着属和枪支、财物，车拉马驮地纷纷逃到观音堂石寨避难。为了安全，寨首崔玉章等人把地方上的青年人组织起来，持枪上寨自卫。

5月9日，泽野大队从鲁山向北扫荡，下午在观音堂南面一带与国民党第十二军八十一师某部遭遇。经短暂战斗，日军俘虏该部官兵200余名。傍晚，日军在庵上村又俘虏了该军留守处的士兵和军医数十名。晚上，日军对驻地进行百般糟蹋。杀鸡宰羊、焚烧家具，把将要成熟的麦子毁掉喂马，还在老百姓面缸里大小便。夜间，几个日本兵到观音堂石寨撞门，守寨武装扔下手榴弹，炸死一个日本兵。第二天，日军便对观音堂进行疯狂报复。

无辜百姓遭敌人围困

据赵保国介绍，如今的观音堂早已不是七十多年前的模样，更没有了坚不可摧的石寨。目前观音堂林站党政办公所在地就位于原来的石寨范围内，石寨的围墙大部分不存在了，仅在个别地方有几处残垣断壁，还都隐藏在茂密的植被内。虽然场景早已不复存在，但仍有一些人铭记着这段血泪史，目前仍在观音堂居住的崔金水和胡偏就是见证者。

记者找到两位见证者时已至正午，老哥俩都没吃午饭，坐在街边闲聊。记者刚搭了几句话就提起了观音堂惨案，两位老爷子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片刻。“小伙子，你要是想知道，那俺就给你讲讲吧。”崔金水点了一支烟慢慢说来。“那一年我整十岁，从头到尾我都看着哩，日本鬼子真不是人。”他说，1944年5月10日凌晨一个鬼子被炸死后，天刚蒙蒙亮，日军就把寨子围了起来，四周山头上还架起了山炮。当时寨子里的群众和武装人员加起来有一千多人，大家见势不妙，都想逃出去，但寨门紧闭，门外还有鬼子把守。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，寨子的几位首领商量着放弃抵抗，随后便开了南寨门，也就是现在的观音堂卫生院所在的位置。其中一位寨首白玉亭（音）领着几个人先出了寨门，有个别人逃了出去，但白玉亭被日军控制住了。随后老百姓一拥而出，但都被日军团团围住，后又押送到寨前一片两三亩大的空地上。“鬼子在四周架了五挺机枪，还压上了子弹。”胡偏说，日军架好机枪后，翻译官对日军官说了一番话，意思是群众里大多是良民，这样做不好，日军便没有开枪。随后，日军给白玉亭一份名单让他念，上面是石寨武装领导人员的名字，当白玉亭念到自己的名字时停了下来，日军举起刺刀向他连刺十几刀，这期间白玉亭还用双手阻拦刺刀，待倒下时双手露着血淋淋的白骨。



观音堂南湾的一处石崖。当年日军将被屠杀的近400名中国军民的尸体投入这座石崖下的河中。



观音堂大屠杀纪念馆收藏的一口碓臼。当年侵华日军在这口石臼中将一些村民的头颅锤碎。



观音堂村石寨一段残存的寨墙。当年，石寨的寨首崔玉章带人在寨墙下击毙日军一人，击伤两人。



观音堂村81岁的村民崔金水向记者讲述日军的暴行。1944年，年仅10岁的他亲历了此次大屠杀。

鬼子丧心病狂屠戮村民

据了解，石寨寨首叫崔玉章，在日军进寨时乘机逃跑了。日军在人群中拉出一个叫王成义的人，翻译官逼问“谁是寨首？”王就回答：“姓崔的。”日军找不到姓崔的就开枪打王成义，王成义倒下又爬起，日军就用石头活活把他砸死。农民张保安想逃跑，日军一枪把他打死。逃难者齐明德从人群中逃出不远，腿被打断，日军把他拉回来又用刺刀杀死。日军拉出农民杨兴，他极力反抗，甩掉日军就跑，日军开枪把他打伤后又用石头砸死……就这样，不到半天时间，这片空地上就有四十多名无辜者惨遭杀害。

“死人都成堆了，我当时跟俺爹娘和三哥在人群里，俺爹也差点被拉出去。”崔金水说，日本兵为了找到石寨武装人员，挨个看手有没有老茧，说是玩枪时间长了手上就有茧子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被拉出去打死了。当时他的父亲也险些被拉出去，幸好他和三哥死死抱着父亲不放。

崔金水还说，当时他的一个亲戚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因为年老还是罗圈腿，鬼子说他“没用了”，便把他的头压在碓臼上活活砸死。鬼子杀了村民胡天喜家9个人，然后一把火烧了房子。张玉印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，日军抓住他以后他大声喊道：“你是啥人，没看见我是瞎子！”话音刚落就被日军杀害了。一个逃荒的傻子由于拒绝给日军挑水也被刺刀戳死。

原载于1989年10月《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》中记录着幸存者冯发财的一段话：“我是第二个被拉出来的，日军把我拉到南寨门东边，那里已躺着一个死人，日军打了我一枪，我便昏倒在地。由于子弹从我头皮穿过，不久我就苏醒过来。这时大概八点，我不敢动，偷偷看着日军还在杀人。一会儿，我的胳膊起了一个疙瘩，我疼得受不了，不由得动了一下。日军看我动弹，连打我三枪，只觉得衣裳打得乱动，我又疼又怕，昏了过去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实在受不了，身子又动了一下，被日军看见，一个日军搬起大石

头向我头上砸去，因石头砸偏，我又昏了过去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又苏醒过来，再也不敢动了，直到听不见枪声和人声才敢活动身子……”

除了杀人，日军还疯狂蹂躏平民妇女。胡偏说，鬼子一进村就强奸了多名妇女，后来群众被围时，鬼子又从人群里找了十几个青年妇女，将她们身上的衣服扒光，赤身并排站立在人群外边，然后进行轮奸，有些最后还被刺死，个别幸存者在惨遭蹂躏之后站都站不起来。“日本鬼子不是人，太可恶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胡偏情绪很激动，旁边的崔金水也连连摇头。

5月10日这天上午，日军还把俘虏的200多名国民党官兵拉至观音堂石河南湾石崖下的河滩屠杀，其中有不少是被斩首。胡偏说，被斩首的人不只有国民党官兵，也有平民百姓。他亲眼看到一个村民凭着胎记找到了儿子的躯干，但就是找不到头颅。

日军走后，当地百姓先埋葬了遇难亲人，后又把无人认领的尸体集中掩埋在沿河的几个大坑里。六月间下了一场大雨，山洪暴发，河水猛涨，腐烂的尸体都被冲了出来。“你是不知道，沟里都是死人，整条河都是血水，上面还漂着一层油。”胡偏说，那几天狗吃人肉吃得眼都红了，整个村子里弥漫着恶臭，小孩子都不敢出门。

一件件铁证诉说日军累累暴行

虽然71年前的场景已成为历史，但还有一件件铁证在向后人诉说当年的那场噩梦。记者来到观音堂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，门外草丛里放着那口碓臼，边缘涂着红漆，象征着遇难者的鲜血。馆内墙上满是惨案现场的照片，当尸横遍野的场景展现在眼前时，记者心里非常难受。

展示柜里日军的日本军刀、钢盔、水壶早已锈迹斑斑，遇难者的遗物也已破烂不堪，但无不印证了日寇的累累暴行。纪念碑最后一句写道：“牢记历史、珍爱和平、兴我中华。”

据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余海珠介绍，当年惨案的幸存者在世的已经不多，这些“活化石”不仅是受害者，更是见证者，当务之急是对这些人进行抢救性采访，争取留下更多的历史资料，让后人铭记那段血泪史，奋发向上，自强不息。

舞钢市首届葡萄采摘节隆重开幕!

央视《星光大道》四位冠军歌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人气学员、河南电视台《梨园春》反串播主、《超级女声》河南冠军、美国《百老汇》经典舞蹈、巴黎杂技节金奖节目携手走进舞钢首届葡萄采摘节开幕晚会！7月31日晚八点相约尹集柏都迎宾广场东侧演出现场。